

脈絡

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群眾是真正的英雄。
人民群眾是我們力量的源泉。
我們深深知道，每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但只要我們萬眾一心，眾志成城，
就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

習近平

目錄

不應違忘的歷史－六日戰爭（一）

論批評的權力

論餘留之美（一、災難的餘留）

關於我們

《脈絡》是由墨洛珀出版的部刊

每月其中一個星期日出版。

墨洛珀渴望成為擁有力量的學術部門，成為所有重要事物的庇護所。

本部門以「知識為本，人性至上」作為宗旨，不止在天文領域保持專業，對其他未知的事物均會探究到底。同時，我們亦秉持「人文主義大於一切思想」的原則，致力保護所有的人性、哲理、科學。

因此，本部刊將會包涵各個知識領域，希望將知識宣揚開去，與讀者分享並討論。

Instagram: [merope.department.shelter/](https://www.instagram.com/merope.department.shelter/)

Website: pub.merope-shelter.com

現正誠邀各位讀者投稿，如有興趣請向墨洛珀 Instagram 查詢。

成員招募

《天文部成員招募》

本部門旨在成為知識保存庫、精英組織和制權勢力，發揮人文主義精神、保護自己的社群，因此我們需要一眾有志之士與我們同行。

現誠邀廣大群眾加入我們天文部。

招收條件：

博學之士、各界學術精英
求知若渴的學習者、
欲革社會之弊的有志者。

招募對象：

中學、大專、大學及以上學歷的學生、社會各界人士。

申請方法：

按下[此處](#)，填寫Google Form表格，稍後我們會聯絡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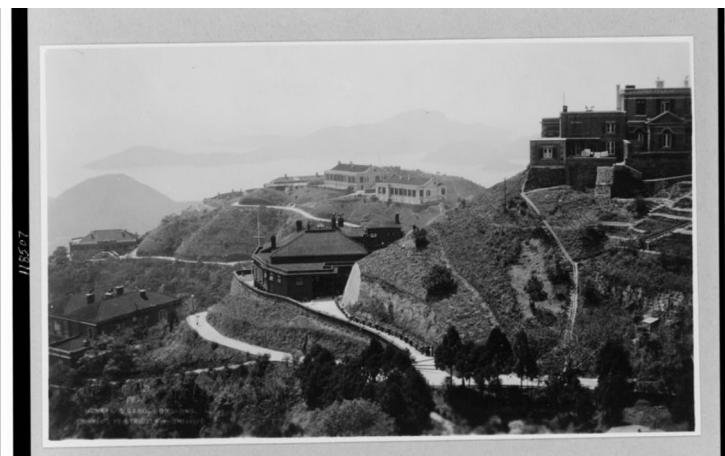
不應違忘的歷史

六日戰爭（一）

Darren

六日戰爭為二戰前唯一以香港作戰場的戰爭，實際上，這場戰爭不但為人所忘記，更是當時香港政府刻意埋藏的戰役。除此以外，對於香港人而言，這場戰役或許比上一篇聖士提反大屠殺更加久遠，亦難以代入。但這場戰爭描述了香港殖民者對被殖民者的各種手段與手法，以及當時新界各村之間對抗外敵的政治角力，絕對值得讀者深嚼與反思，亦因此本文將會比上一篇聖士提反大屠殺更加詳細，希望讀者們亦能從閱讀本文當中有所體會。

此文章將會先由香港的殖民地政策與當時香港的社會狀況開始，到英國的帝國主義解構管治者心理，然後將會講述新界各村民的戰前心理與戰前準備，到解構戰事中的各個部分，讓讀者盡可能理解當時的歷史脈絡與社會狀況，此文亦將會在《脈絡》當中連載數月，敬請各位讀者持續關注。最後，如讀者對文章有任何疑問或意見，又或者對本人其他文章有興趣的話，歡迎到墨洛珀 Instagram DM 交流。



Hong Kong--Victoria Peak. China Hong Kong, None. [Between 1890 and 1923] Photograph. <https://www.loc.gov/item/97505478/>.

不應違忘的歷史

香港政府治港政策由來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英帝國派遣英國駐華商務總監義律爵士（Sir Charles Elliot）與其堂弟懿律爵士（Admiral Sir George Elliot）進行遠征¹，在1840年2月20日外交大臣帕默斯頓（Palmerston）給予的指引中可見，當時大英帝國目的是得到長江沿海一帶的控制權²。

同年，清帝國在戰事處於下風，當時義律爵士與清帝國代表琦善進行多次談判，並於1841年1月25日在未知會英政府與清政府的情況下制定《穿鼻草約》³，但該草約當中因為賠款過少加上將香港割讓令倫敦感到不滿，在1841年4月21日的信件中，外交大臣更表示對義律所簽的條約「極度失望」，更將香港比喻為「鳥不下蛋的島嶼，連一間屋都難以建成」⁴亦將不會成為貿易市場，也難以取代澳門與廣州。因此義律被以失職為理由被英帝國免去職務，並於同年8月正式由砵甸乍（Sir Henry Pottinger）取代。

1841年5月31日外交大臣帕默斯頓任命砵甸乍全權負責與清政府的和約條款，更表示香港將會成為大英帝國土地，除非砵甸乍能向清政府得到比香港更具戰略值價地位的地方。雖然納入國土，但大英帝國不會發展香港，不會為商人興建任何設施，更表示入境到香港的貨品只需向清政府交代，任何人都能在香港將商品購入。⁵簡單而言，香港對當時大英帝國而言只是「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可能是為了不失國威而強行取下香港，更加不願進行管理與投資。

1. Hosea Ballou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Appendix B, Lord Palmerston to plenipotentiaries (Admiral G. Elliot and Captain C. Elliot) apportioned to treat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626.

2. *ibid*, 627.

3. 因當時書信速度慢，英國要到同年四月才認知穿鼻草約內容（按外交大臣Palmerston回信日期得知）

4. Hosea Ballou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Appendix G, Lord Palmerston to Captain Elliot, R.N, 642.

5. Hosea Ballou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Appendix G, Lord Palmerston to Sir Henry Pottinger, 657

不應違忘的歷史

及後，在《穿鼻草約》的實行上，兩方對於「香港」的定義出現分歧，英方認為「香港」是指今天香港島全體，清方則認為「香港」只是指香港仔地段。上述英方已對草約感到不滿，加上該草案亦從未得到清帝國道光皇帝的簽署確認，令最後談判破裂⁶，並於1841年8月再次進入戰爭狀態。1842年8月在英方成功佔領長江外口的舟山島後，進軍江寧城，此時清政府希望議和。英政府方面，戰爭期間的1841年11月，英國政府改組，由新外交大臣鴨巴甸（The Rt Hon. The Earl of Aberdeen）主理殖民地事務，當時致信砵甸乍希望不割地以增加談判手段，維持與中國的貿易關係，減弱與對方的政治磨擦。⁷

最後，砵甸乍於1942年簽署《南京條約》，當《南京條約》條文送回英國時，最令英國政府感到疑惑的，是砵甸乍（Sir Henry Pottinger）竟然不顧英帝國反對，將香港島納入大英帝國版圖之內。或許是砵甸乍未能收到來自英政府的指示，但就結果而言，香港意外成為了大英帝國的一部份。外交大臣鴨巴甸在得知此消息後，向砵甸乍下達命令，任命砵甸乍成為第一任香港總督，並且表示香港需要成為自由港，以賣地⁸作為收入來源，並且只能行低直接稅收政策⁹，加上尊重本地人文化成為了治港天條，某程度上是任由砵甸乍自生自滅。

6. Hosea Ballou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Appendix L, Lord Palmerston to Sir Henry Pottinger, 660

7. Hosea Ballou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Appendix M, Lord Aberdeen to Sir Henry Pottinger, 663

8. 實際上非為「賣地」，因為在該信件中表明，香港地皮只能屬英女皇全權擁有，只能作長時間租借，因此在今天港島區，依然有大量地契租借長到達999年

9. Hosea Ballou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Appendix O, Lord Aberdeen to Sir Henry Pottinger, 665

不應違忘的歷史

從該文件中不難發現英國政府並非重視香港。首先，尊重本地人是為了減低管治成本，加上大英帝國的殖民地政策甚少改變被殖民者習俗以求穩定社會。其次，若果收取高稅則會減少貿易與需要法律執行力，因為若果沒有全面人口調查和固定人口，收取稅收將會需要大量成本，加上捉拿逃稅亦需要警察，但在1843年，香港只有28名警察，由英印士兵轉職，質素較低。¹⁰因此唯有持低直接稅率，另尋其他收入方式。因此，相比稅收，賣地則為一個成本較低的收入來源，除了拍賣地皮可以提升土地價格外，更能吸引投資者長期投資。但初期香港政府依然十分貧困，甚至出現「人頭稅」與「妓捐」¹¹等等搜刮民脂民膏的手段。最後，自由港政策更加反映香港不再大英帝國發展藍圖以外，因為上述「任何人皆能在香港將商品購入」中的任何人包括與大英帝國交戰中的國家，可見實際上大英帝國對港發佈的治港天條只是不想親自投資的權宜之計，卻令香港成為其中一個最特別的殖民地。

10. 梁寶龍,汗血維城—香港早期工人與工運,6.

11. Ibid.13.

不應遺忘的歷史

殖民初期的社會狀況

在1860年代前，香港的確如倫敦政府所預計，其中維多利亞城黑幫海盜與犯罪氾濫，華人犯罪不斷，受害者大多為外藉人士¹²，令大量外國商人雇用私人保鏢，床邊亦有手槍以策安全¹³，道路不利通商¹⁴，加上英國政府對香港沒有計劃，令香港的確成為「鳥不下蛋的島嶼，連一間屋都難以建成」的地方。因此香港政府為了生存，必需降低一切管治成本，並且在失去英國政府經濟支持之下，只能靠攏商界人士，形成當時香港出現特權階層，出現大量官商勾結，而且大部分為外資，只有少數華人精英能夠靠從商崛起。而為了減少犯罪，香港政府則對華人則實行宵禁，每晚八時後，需持有燈籠，十時後則需要夜行紙¹⁵，此政策一直執行直至六日戰爭前的1897年。但整體情況在1860年代開始出現變化，自由港的優勢令香港能高速發展，大量資金投入，令香港搖身一變成為商貿中心，大部分華人雖然生活坎坷，但對比其他亞洲城市的生活條件而言，香港已成為一個現代化都市，例如在19世紀末，維多利亞城中心地帶已經被現代化建築所包圍，有電力供應，並且成為大英帝國第二大港口¹⁶等等都能夠反映香港作為亞洲頂級商貿中心的一面。

12. 梁寶龍,汗血維城—香港早期工人與工運,6.

13. Ibid. 7,

14. 夏思義,被遺忘的六日戰爭—1899年新界鄉民與英軍之戰,27

15. 蔡思行,香港史100件大事上,150。

16. 夏思義,被遺忘的六日戰爭—1899年新界鄉民與英軍之戰,28.

不應違忘的歷史

但光鮮的城市背後，大部分華人的生活與文化依然水平低落，1881年，香港人口15萬，其中僕役高達16428人，苦力6473人，亦有高達595位童工¹⁷。而且當時華人人口大多由廣州南下(亦不乏來自新界的原住民¹⁸)，他們只認為香港是「賺錢」之地，對香港沒有太大的歸屬感¹⁹。甚至在1884年中法戰爭，法國打算利用身為自由港的香港為船隻進行補給與維修，但在兩廣總督張之洞的推動下，船廠工人群起罷工，更變成反歐騷亂，反映當時香港政府並沒有重視華人地位，華人生活條件惡劣，無法建立對於香港的認同感，加上人口組成與張之洞的推波助瀾下，造成具中華民族色彩的反抗心態。在該次大型騷動後，香港政府制定《第八號三合會和非法團體條例》，特別授權警察與大平紳士可以進入任何屋宇和地方，逮捕所有懷疑參與非法集會者，甚至知情不報的業主亦要罰600元²⁰（當時苦力月薪約6元²¹）。

17. 梁寶龍,汗血維城—香港早期工人與工運,17-18.

18. 夏思義，被遺忘的六日戰爭—1899年新界鄉民與英軍之戰,67.

19. 蔡思行,香港史100件大事上，133.

20. 梁寶龍,汗血維城—香港早期工人與工運,27.

21. Ibid.19.

不應違忘的歷史

此外，城內環境亦十分差劣，於1894, 1896與1904三次爆發鼠疫，令政府曾經強行洗「太平地」，清潔局進屋強制捉走懷疑鼠疫患者，並燒毀其財物等強制措施。²²就香港華人衛生情況，1973年的殖民地醫生Philip Bernard Chenery Ayres有此描述："華人從不在乎自己家居的衛生.....床下方是大便的地方，更只用一個有蓋的陶器儲存糞便，等待小孩或婦女倒夜香，而且只會兩天到一星期才清理一次。華人亦不會清潔自己的床，甚至基層華人更加完全不會清潔自己的身體。城市垃圾滿佈，華人將廚餘、動物、蔬菜等等垃圾掉出街外.....街道永遠都是濕透，充滿從屋內掉向街道的垃圾、動物內臟和廚餘。²³" 另外因為大部分人都是外地到香港「打工」，因此城內大多為單身男性，使香港娼妓與性病橫行，而在1899年香港成年男中，過半不是和家人同住，令香港比起一個家園，更像一個工作地點。²⁴

上述講解了1899年香港的社會環境與生活狀況，先給讀者一個當時「香港」的形象，免得失去脈絡並且難以理解新界六日戰的發生原因，例如香港當時沒有邊境，人可以自由出入香港，原住民與香港並非毫無交流，對於香港政府的手段與政策有一定程度的認知等等情報對於理解六日戰爭而言十分重要。但下一篇先會離開香港，解構英國的帝國主義與殖民地衝突處理手法，先把英方心態解釋通透，及後再解構新界各村村民的各種心理。希望讀者能夠持續關注，一起學習屬於自身土地的歷史。

22. 夏思義，被遺忘的六日戰爭－1899年新界鄉民與英軍之戰,81。

23. Fletcher, A. (2015). Imperial sisters in Hong Kong: Disease, conflict and nursing in the British Empire, 1880–1914. In SWEET H. & HAWKINS S. 49-50..

24. 粱寶龍,汗血維城－香港早期工人與工運,30-31.

隨筆

論批評的權力

Hendrik

在我們小時候，教會孩子分辨對錯是家長的責任。而當孩子做錯事時，家長往往會予以批評，以使孩子記得教訓。久而久之，我們在為人處事上避免犯錯，為的就是避免遭到批評。

然而在我成長的日子中，我遇上了另外一種人。當他們看見不順眼的行為時，往往會以沉默表示反對。然後我遇上了另外一種看待批評的態度：他們終日渴望他人批評，並認為這樣能精進自己的行事作風。這使我的認知出現錯亂：明明他根本就對我的行為嗤之以鼻，為何他們會選擇不予置評呢？因此在一段時間裡，即使在無人批評的時候，我依然會為往事自省；甚至不斷回想早已過去的責備，並為之害怕不已。

直到我最近開始想到，我們該重視的不應該是別人責備與否，而是他人行為背後的權力。若然他人無權批評，我們從一開始根本就無須煩惱他人批評還是沉默。我們之所以感到在意，是因為他們有權議論我們的行為。就如馬基維利於《君王論》所言：「因此，一位君主應該常常徵求意見，但是應該在他自己願意的時候，而不是在他人願意的時候；另一方面，對於任何他不徵詢意見的事情，他應該使每一個人都沒有提意見的勇氣。」因此我們不應一面倒地予以接受或拒絕批評。尤其現時大家習慣於網絡上發展意見，展開討論乃至於爭辯早已是家常便飯，封鎖的選項也使避免批評和衝突變得方便——甚至封鎖本身也會被拿來當作爭辯時的說辭。然而對批評照單全收會使自己的立場搖擺不定，封鎖每一個批評的可能則無異於向自己宣示對他者的恐懼。

隨筆

而我們真正該聆聽的聲音，應該要從彼此之間互相憧憬的人身上追尋。雖然會有人認為，看待批評的方式應當著眼於批評的質素。然而依我之見，將批評分為有用與無用，或是高質與低質，都忽視了批評本身對人心的影響。在作出決定時，人們往往會訴諸感性而非理性；把本來就無法達致完全客觀的話語加以物化，是對人類感性一面的忽略。唯有互相憧憬之人，才能確保批評的真誠和善意，而被批評者也更容易接受。我們之中有人憧憬自己的同儕，亦有人憧憬自己的師長，甚至有人憧憬自己的對手。但只要我們彼此欣賞對方的美德，他就是理想的批評者——就如亞里士多德理想中的友誼那般。

願每個人都找到自己所憧憬的明鏡，成為自己人生的主宰。

論餘留之美

一、災難的餘留

棉籽

「支離破碎的場景也是一種『完整』嗎？」

範疇：日本文化、次文化、文學、社會學
一、於旱季倖存的花

在今年的旱季，我栽種的花都因為耐不住乾涸而死去了，只有那一棵花在不起眼的角落像奇蹟般倖存下來。放棄了沉落於花海的過度幻想，我面對了現實，我承認了自然的殘酷，悲傷的安葬每朵逝去的花，而我的革命是——守在那朵「奇蹟之花」旁邊，細心地照料它、伴它度過這不幸季節，對抗、川流不息。

看！這是一種『完整』的支離破碎，在這悲劇中，災難及其摧毀性被保留了，逝去的及它們帶來的悲傷情感被保留了，剩餘之物也在渺小而驕傲地倖存著，即使碎片滿地，卻組成了完全的整體，真實地呈現悲哀的現實和弱小而強大的生命力，既是悲觀、破構的，卻又是積極的、重構的，整全了所有。

二、日本民族的結構

日本民族是描寫「災難的餘留」的專家，一個長年經歷各種地震、風災、海嘯、人禍的島國，深知「剩留之物」的重要性，當然擅於說災難、說倖存。又，二戰後，天皇作為日本民族宗教實在論的根基崩塌了，此後社會人文一直陷於一種「共同失落體」，人們驚覺一直引以為傲的「傳統民俗」居然是封建的、未必有優勢的、再無穩固的依靠與基礎的「想象力結構」，這時他們有兩條路可選：

論餘留之美

一、坦然地接受這失落，摧毀不切實際的理型和實在論，在「災難」中剩餘下來；二、繼續自欺欺人，墨守成規地擁護封建民俗的「集體幻想」，迴避「破構後的虛無」。日本社會整體採取了後者的做法。

人們知道自己的信仰和文化應當被破構，但未能從「信仰情緒」中脫身，此時人們心中的「虛無和掙扎」處於矛盾共存的狀態。

例如：日本人一直以「精神潔癖」自居，極為強調「一絲不苟」的理型，他們雖在一定程度上知道自己的社會充滿各式各樣的缺陷（封建女性觀念、職權騷擾、假婚現象、下流老人問題、持續不景氣的經濟環境……），但他們不希望把這些問題擺上檯面，寧願安靜下去、沉默下去，以保持門面上的「乾淨」。他們為了維持理型，甚至會攻擊在尋求公義的人，在日本，即使你是某些社會事件中的受害者，你去討回公道，反會被大眾批評是「無事生事」，他們恨不得你默默委屈下去，也不要驚動他人日常，在這理型、想象力結構中發出不和諧的聲音。這種「維穩」是人們自願的，不是由政治架構引起的，事實上，日本是民主社會，但公民大多對政治活動不感興趣，他們有票可投但他們通常都不會投，可見他們扭曲的「精神潔癖」。

作為現實的相反面，遍佈於文化與次文化的災難美學，是一種吶喊和反抗，它們直接地揭露了各種「災難」——天災的、人禍的、或社會悲劇的，誠實地將這些悲哀的、支離破碎的場景放在我們的眼前，要我們接受這些悲傷而後找尋、擁抱真正的剩餘之物。因此，災難美學其實是一種後現代藝術，順著災難的破構性質打破一種虛偽的舊日常、舊結構、舊樂觀主義，然後再強調一種具流動性的餘留。由此看來，「災難」包括自然的、背景性的破壞，也包括對過度幻想（在旱季種出花海）的暴力拆除（對廉價的樂觀主義的拆除）。

論餘留之美

三、「災難」的文化形象

常言「文學是情感與思想形態的倒影」（或承托物），而「失落」一詞在太宰治身上得到體現。作為貴族末裔，「頽廢派」的修治就像一個被拋棄（正好對應現象學中的「拋棄處境」）於陌生荒漠的孤兒，流著高貴的血，過最渾噩的生活。如村上春樹所寫的：「體內仍有所失之物的一縷殘照，如同沉渣一樣剩留下來。」那殘留物並沒有成為

「河底閃閃發光的金砂」，《斜陽》後的太宰治終究是無重量的沉沒於海裏，就是一整個時代的寫照。他是一個可憐、失敗的悲觀主義者。筆者認為應多研究《小說燈籠》、《小丑之花》和《斜陽》而非《人間失格》，因為前三部作品充滿修治先生描寫「餘留」的溫柔，而《人間失格》卻是一種消極、不帶剩餘的隕落。在憂鬱的文學中我們反而看見作者的掙扎和柔情，正體現了「災難」與倖存的美。（太宰治：原本不想活了，但收到一件大衣，突然又想等到冬天把它穿一穿，又有原因活了。）

村上春樹小說《神的孩子都在跳舞》也是「災難的餘留」的典型文化形象，村上在書中反覆刻畫地震為人們帶來的精神及心理影響，一場「毀天滅地」的災難帶走了那些生命，也在倖存者的心中割出了無以縫合的傷痕，但這悲傷裏也有著「重生」的可能，「活下去、仍繼續舞動」是一種充滿祝福的剩餘之物。作者也在書中探討了日本歷史和社會的、赤裸裸的問題，表達其憂忠意識（積極的悲觀主義），這種極其勇敢的「破構思想」，在災難文學中得以發揮，直接撕破表象、將悲劇顯露出來，以諷刺、反對日常的結構，是餘留美學的實際價值之一。村上在他的其他作品中，也一直在大膽地表現他的後現代思想，《地下鐵事件》抨擊政府對沙林毒氣事件「愛理不理」的處理態度，《海邊的卡夫卡》與《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否定了大眾對個體的價值判斷，肯定了主體的自我意義賦予（作為剩餘）。神的孩子在災後的土地上跳舞很是淒美，《世界末日》一書的標題和邊陲的、殘留的世界、與主角、與黃昏、與影，也有「倖存」的悲傷美。

論餘留之美

四、「災難」的次文化形象

作為日常系作品（以日常生活、搞笑趣怪為題的流行作品）的對立面，「反日常系」在當代大行其道，先是Eva（新世界福音戰士）創立了嚴肅題材動畫的流派（牽涉大量神學、哲學、心理學、美學、社會學元素），到2010年《魔法少女小圓》爆紅，牽起「詐騙動畫」（以最可愛的標題、預告、畫風作糖衣引誘觀眾收看該動畫，然後突然將原本樂觀、正面、日常、輕鬆的劇情變換為噁心、黑暗、現實、恐怖、嚴肅的內容）的風潮，大量諷刺現實的流行作品出現，向大眾日常宣戰。

動畫《魔法少女小圓》在最初兩集，跟隨普通「魔法少女」題材的步伐，讓觀眾誤以為這是「魔法少女打敗壞人（魔女）」的子供向故事，是陽光而正面的。但在第三集，正義的麻美師姐在作戰中，突然被魔物咬斷頭，象徵一種破構，是導演虛玄淵對日常系的嚴肅質問——「好人一定有好報嗎？為什麼以往的魔法少女作品裏，好人都一定不會死？」，其後，《魔圓》更直接揭露整個魔法少女的體系，是以欺騙少女、消耗少女的心智、使她們最終也成為被狩獵的魔女的殘酷結構，片中有非常多對盲目樂觀主義的攻擊：「祈求希望就會散佈同等份量的絕望」、「背叛她們的不是我們，而是她們自身的祈願。無論什麼願望，只要不符合常理，就一定會孕育出某種的歪曲」。而這些突如其來的「惡意」卻帶來了與現實相關的真實感，作品在「災難」後亦反覆強調我們應面對悲哀的現實、且反抗（小圓的願望和愛就是整個「災難」的餘留，她稱「祈求希望就會散佈同等份量的絕望，但是如果有人說懷有希望是錯誤的話，無論多少次，我都會否定這說法」），該動畫震撼無數的觀眾，成為一個經典，為其他動畫所爭相模仿的對象，如：《來自深淵》、《結城友奈是勇者》、《魔法少女育成計劃》等作品明顯有參考小圓。

論餘留之美

筆者最欣賞的漫畫、動畫作品系列《學園孤島》，它「心理視角」與「客觀視角」互相侵蝕的「欺騙性視角敘事」曾經帶來衝擊整個動漫界的「碎窗效應」，在第一集中，它偽裝成普通的校園日常故事，觀眾卻在結尾時突然發現這都是女主角的心理幻想，在客觀視角中這所學校已是血流成河的煉獄，女主演活在自己「退行」（心理防禦機制）的世界中，還以為一切如常，播最歡樂的bgm、過最「日常」的生活，而其他倖存者也為了心理支柱而縱容她作幻想，大家一起沉醉於共同謊言中。作者海法紀光對社會學、心理學頗有研究，借作品諷刺虛偽的日常和「令人沉迷的」樂觀心態，不斷藉各種的矛盾共融（希望與絕望、悲傷與快樂、積極與逃避、殘酷與溫柔……）帶出「我們應要擁抱災難、面對悲傷，在當中找到剩餘物，然後川流不息地倖存下去。」的積極悲觀主義。在作品中，大量的「剩餘」意象都清楚地表達了這種「災難作品的溫柔」，比如在世界末日的「學校」（像孤島一樣）、黃昏與河邊、倖存的少女、角落的花與露珠、ed中的風與落葉……容筆者引貫串整套作品的一句說話：（改自古《方丈記》）「露珠落去花留著，花萎露珠未消去」。「災難」所摧毀的和生命所剩餘的，全都成為一個完整的支離破碎，殘酷且溫柔著。

論餘留之美

五、「災難」的社會作用——「奇蹟之花」

那麼，「災難的餘留」有實際的社會作用嗎？答案竟然是不確定的，因為人們所接受的美學與他們對現實採取的態度未必一致。

文化與次文化中的餘留美學看似有充足的破構力與建構力，但放到現實層面，它卻總是無力的，那種「反日常」一旦脫離了虛構場域就會被大眾的日常所淹沒，餘留美學或會逐漸融入「想象力結構」其中，只提供了一種破構的可能性，但不予實行，大家都沉醉了「假如我們可以災後重建」的精神破構中，然後轉身就繼續擁護集體的大結構，造成了「人人都讀村上春樹的文字，人人都不會親身加入後現代之流」的尷尬局面。

我們不應該只在虛構的作品中面對並反抗殘酷的現實，應該將這破構的勇氣和行動延續到在我們眼前的世界。容筆者在此引劉定綱在《失落日本》（次文化研究）中的代序的一段文字，我就不在此妄加太多概述總結了：

「『失落日本』，或許指涉的是失落之後面向現實，用手中可拿的工具修補世界……當我們開始動手做，或許我們就會知道，世界或許更接近各種正反並呈的矛盾共同體，就像故事一樣，也就像人性一樣。」

我們無需欺騙自己：旱季不是旱季，花謝了不必悲傷。而是，我們應當悲傷，應當接受旱季就是乾涸的季節，然後，渺小而驕傲地伴那朵「奇蹟之花」，川流不息下去，而這過程就是對命運（背景結構）最偉大的反抗。淒美而偉大的反抗，應該由文化與次文化中的悲劇美學延續至我們身處的現實、生生不息……

出版資訊

日期 : 15/8/2021

版本 : 1.0

頁數 : 19

版面大小 : A4

作者 : Darren, 棉籽, Hendrik

覆核人 : Austin, Hendrik

如希望轉載墨洛珀出版內各文章，請向墨洛珀

Instagram [merope.department.shelter](#) 查詢